

THE COMMUNIST

第七
日

黨 產 共

每
次月

角一價定

日七月六年一二九一

號五第

短

言

我們共產黨在中國有一大使命：一是經濟的使命，一是政治的使命。

我們中國經濟底組織及狀況，在世界各文明國中，不用說是很幼稚的了，但是這幼稚的經濟底組織及狀況，一方面固然是悲觀，一方面也可以說是樂觀。樂觀在那一點呢？正因為他們的組織及狀況很幼稚，改造起來不像歐美那樣傷筋動骨。現代的經濟變動是世界的不是國別的了，大家不要妄信經濟組織及狀況幼稚的國家仍然應採用資本制度，同一起首創造，不必再走人家已經走過的錯路了，這就是我們共產黨在中國經濟的使命。

君主政治的滋味，世界各民族中，總算我們中國人嘗得最足了。代議政治在中國雖說試過底歲月尚淺，而就一般的教育缺乏及中上階級之腐敗無能力

看起來，代議政治在中國比在歐美更為無緣。所謂國會省議會縣議會，無一不演出種種怪狀醜態。簡直到了末路了，所謂『談字號』的先生們，在人民頭腦

裡比蟻坑還臭千百倍。什麼武力統一，最好也不過像民國元二年光景，什麼聯省自治，不過是武人割據改換了一個名稱。試問南北各派政黨，那一派免

了風氣猶儉，那一派有改造中國底誠意及能力？全國民在這傍徨歧路之中，那一派人是用光明正大的態度，挺身出來，硬起鐵肩，當這改造政黨改造政治

改造中國底大責任呢？這就是我們共產黨在中國政治的使命。

(2)

告 勞 動

T S

勞動諸君，你們的困苦你們自己都知道，不用我說了。你們的困苦也決不是枝枝節節可以解決的，現在要緊要奉告諸君的，就是各地方各行業之勞動都必須知道必須遵守的兩條大義。

第一條大義是階級的覺悟。糧食是諸君種的，布帛是諸君織的，衣服是諸君縫的，房屋是諸君蓋的，礦山是諸君開的，一切車船機器無不是一是諸君造的，全世界的東西都由諸君做成全世的權柄都應該歸諸君執掌，現在諸君却為什麼還這樣困苦呢？諸君知道諸君的困苦是從那里得來的嗎？不用說了，諸君的困苦是從諸君都是一個被僱的勞動而來的。土地機器房屋那等生產工具都歸資本家私人占有了，諸君要做工糊口，而沒有土地機器房屋等工具，所以不得不把力氣賣給資本家做他的僱工。資本家給僱工的工錢僅够糊口度命，其餘大部分利益都歸到資本家的荷包，因此資本家一天富似一天，勞動者一天窮似一天。諸君因的苦就是從這裡來的。諸君想要免除困苦，非把

資本家私有的土地機器房屋等生產工具改歸勞動界大家公有不可。這件事卻不是少數勞動可以辦得到的，并且不是些主張不同方法不同各個自由衙門的散漫團體可以辦得到的。必須各行業各地方之勞動都覺悟到各行業的僱主資本家是一個階級，各行業被僱的勞動是一個階級，這兩個階級的利害是永不相同的。資本家階級組織了政府國會，有了這些權力，所以才能夠壓制勞動，所以才能夠保護他們的私有財產，勞動向來沒有組織，不能團成一個階級，所以顯不出你們的威力，所以才永遠是困苦的僱工。因此可以知道非把各地方各行業的勞動組織成一個階級，決沒有反抗組織強大的資本階級的力量。沒有反抗資本階級的力量，決不能將資本家私有的生產工具變歸勞動界公有。生產工具不歸勞動界公有，勞動的困苦決不能免除，這就叫作階級的覺悟。

第二條大義是革命手段。自古到今，所有的國家政府國會，都是貴族資本家中等社會為他們自己階級的利奪

而組織的，與勞動平民沒有關係，所以勞動平民的困苦，他們向來不聞不問。這也怪不得他們，只怪勞動自己沒有階級覺悟，沒有能力建設自己階級的國家政府國會，來解決自己的困苦。減少工作時間自然是勞動應該要求的，但時間雖然減少，若是工作上加增了煩重，仍和不會減少時間一樣。加增工錢自然也是勞動應該要求的，但物價跟着工價漲了起來，仍和不會加增工錢一樣。所以這

共一

產

奪取政權

無懈

社會改造！社會革命！這種思想，這種呼聲，這種運動，最近就是在暮氣沉沉的中國，也如旭日東昇一天天地高起來了。因為處在這現在這樣惡劣，殘忍，恐怖，煩悶的社會狀態，社會組織之下，假若還不知道起來革命，改造，那真是感覺麻木，差不多和木石一樣了，中國人既然也是人類，也有感覺，也有理智，當然也就忍不住現有社會底壓迫，要講，點方法來改造他，所以現在社會改造的呼聲，運動，乃是時代底要求，現有社會底產物，不但

黨一

(二)
不是甚麼洪水猛獸，反是救人濟世的福音！

等枝枝節節的要求，決不是免除勞動困苦之根本方法。

免除困苦之唯一根本方法，只有各地方各行業的勞動都有了階級覺悟，大家聯合起來，用革命的手段去組織勞動階級的國家政府國會省議會縣議會去解決勞動自身的困苦。貴族資本家中等社會的國家政府國會省議會縣議會，決不能解決勞動界困苦，勞動界決不可依賴他們，所可依賴的只有你們自己的勞動革命軍。

但是改造這種事業，並不是開口來只管說，閉着眼睛亂去運動就可以成功的。

第一，要問我們究竟要向着甚麼目標去改造？第二，要問應該怎樣去改造？換句話說：就是第一要定改造底目的；第二要講改造底手段。沒有目的改造固然毫無價值；目的而不講確實的手段。沒有目的的改造運動，固然是毫無價值；目的既定而不講確實的手段去一步一步地實現，這種目的也是空想的，拿來自慰，解悶還可以，要來實行改造社會那就沒有用了。

我們應該向着甚麼目的去改造？關於這個問題我已

(4)

本誌第一號「俄國共產政府成立的三週年紀念」一文中說明中國要照着共產主義底原理去改造，又在本誌四號內的「我們爲甚麼要主張共產主義？」一文中把我們所主張的共產主義和無政府共產主義區分明白了。做一句話來說，就是我們以共產主義爲我們改造底目標。現在這裏要說的，就是改造的手段。

我們應該用甚麼手段去改造？我答道：第一就是要奪取政權！

奪取政權這個問題，本來沒有特別作文說明的必要，因爲他是實行共產主義的唯一手段，我們既然主張共產主義，當然要從奪取政權入手，這是不待多說已經明瞭的事。然而中國現在還有兩派號稱社會改造的人，標榜社會活動，諱言政治，來反對主張奪取政權的，所以我現在不得不說一說奪取政權的必要。

這裏要先申明一句的，就是我所說的奪取政權，並不是說用甚麼機會主義去和有產階級鬼混，想在政治上分一杯羹，乃是說要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有產階級，把政權奪到無產階級的手上來。

那兩派人諱言政治？一是一般稍有覺悟的青年；一是

無政府黨人。我現在把他們分頭說起來。

我也不用甚麼高深的學理來反對他們，也不把馬克斯，列甫底話搬來作論據，單只平平凡凡地就實際上來論斷他們底理想是空想而無實現的可能性。

現在一般稍有覺悟的青年，看見十年來共和政治鬧得雞七八精，社會事業因而停滯，遂對於政治失望，以爲政治是靠不住的，要以社會活動來改造中國，于是有提倡從下面改造起，以爲下面的基礎穩固，上面的政治自然要好的；有提倡部分的改造，以爲各部分若都改造了，由各部分合成的全部也自然要好的。其實這種想法，乃是大錯特錯，果真能如他們底願，下面確實都改造了，上面的政治，能如他們底預料，自然要歸于好，也未可知；果真能如他們底願，各部確實都改造了，以各部內合成的全部，能如他們底預料，自然要歸于好，也未可知，但是設若下面不能如他們底願得達到改造的目的，上面究竟怎樣辦？各部分不能如他們底願得達到改造的目的，全部又怎樣辦？然而實際上確是這樣。上面的政治沒有改造，「實際」這位老先生，是不許下面得完成改造的；不從全部改造下手，「實際」這位老先生，他是不許各部分能完成其改

造的，讀者不信，我試從政治，社會那方面說來。

先就政治方面來論：我們既生活于現有的政治之下，那末一切的活動，沒有不和政治有關係的。設若我們能

其一

幹不管政治，去到各方活動，改造，政治也不來管我們，讓我們去活動，改造；那末，我們就可從別方面去改造，

誰還一定說硬要從政治改造起呢？但是我們雖然不願意去

管政治，政治却要來管我們：就是我們雖然不去反對政治

，政治却要來反對我們；我們雖然不去破壞政治，政治却要來破壞我們。政治決不因爲我們不去管他，他就不管

產

我們了。那末，我們去做那一件事，可以脫出政治底勢

力範圍呢？所以你要去辦一種社會事業，他不是來妨碍你

，使你不能成立，就是來阻止你，使你不得發展，甚或把

你苦心經營，著有成效的事業，連根帶株一起打翻。即

使他不是專門地來摧殘，而他所生的惡影響也足以使我們

一黨

底企圖不能成功，現在舉幾個具體的例來證明：設若你要

去辦學校，立醫院，他們打起仗來只要兩炮就請你底事業

化爲灰燼；你要去辦報紙，設若稍觸他們底忌諱，不是剝

(5)

刻轉閉，就是禁止郵遞；你要去辦工廠，開礦山，他們就

要先把你底資本敲去一半，此外還要時時孝敬；你若想去

教育人材，他們不是停辦學校，就是積欠薪水。總而言

之：現有的政治勢力，設若不根本推倒，無論你用多大的力，在那一方面活動，他不是站在你前面來阻攔。就是

跟在你後面去破壞，在這種破壞勢力底下，請你去從下面改造！請你去從各部分改造！所以我們設若不把現有的

政治勢力打倒，把政權奪到無產階級底手上來，以排除各方面改造的障礙，絕對達不到改造的目的。反過來說，

就是設若把現有的政治勢力推倒，把政權奪到無產階級底手上來，就不獨可以免掉政治上的種種障礙，并且可以得

政治上的種種幫助。但是我并不是要大家都不要辦報，都不要辦學校，卻來搶奪政權的，我底意思是至少也不可

忘記奪取政權的必要，至少也要一部分人來獻身于這種活動。我又不是說把政權一奪取到無產階級底手上來，一

切社會事業都自然而然地要歸于好的；我是說設若現有的政治，讓他照這樣繼續下去，一切社會改造，都是做不成

功的。所以我奉勸各位抱改造志望的青年，切不可隻視政治，切不可爲奪取政權，乃是陰險政客，卑鄙官僚底

行爲，我們要結合無產階級底全體，用革命的手段，來奪取政權，以爲改造底第一步。

再論設若我們不先奪取政權，現有社會要使我们底改造不成功。因為現有社會底一般心理，習俗，都是和我們底改造相對立的，不信試看下文。

第一

取

政

權

要論一般社會對於改造是甚麼態度，先要論改造對於一般社會應取甚麼態度。這個問題未免太滑稽了。因為既然說改造社會，當然對於社會取矯正，打破的態度，還能取順從的態度嗎？話雖這樣說，然而有許多自命為社會改造的人，而怕拂逆社會一般的惡因襲的。他們拿着一個「中國不適於……」這句話來反對一切。你既主張土地公有，他就說「中國農民不適於共產制度」；你主張勞農專政，他就說「中國人民不適於勞農制度」。「中國人民是否適於共產制度，勞農專政，暫置不說，但是我們既認現有的風俗，習慣，制度有不好的地方，我們就要來把他破壞了，而創造一個較好的新的，斷不能因為社會喜歡這個舊的，不適於新的，就仍然地不管他，譬如一般社會心理是習于保守的，我們就決不能怕反逆社會一般心理，而不來鼓吹進取；社會一般心理是只顧目前，我們就決不能怕反逆他而不來鼓吹圖久遠。總而言之：對於舊社會，要取打破的態度，決不能取迎合的態度。決不能取迎合的態度，那

本，我們要改造，就無往而不遇反對了——積極的或消極的。我們要去開闢，他們就說破壞了風水，取積極地態度來反抗；去鄉村去辦學校，他們說是放洋書，不送子弟來入學。這些從社會心理，迷信而來的障害，只要有點實地經驗的人，沒有不感覺痛苦的，記得我們鄉村有幾位熱心的師範生，把村內的一個甚麼廟，費了多少心血改為學校，不幸五六月間接着一個多月沒有下雨，于是農民就聚衆圍那個學校，說都是他們菩薩赶走了，以致菩薩作怪不肯下雨。其結果不獨學校被拆毀。連辦事的幾個人，差不多有性命之憂。諸如此類，社會的因襲，妨礙種種革新改造的勢力，比較政治的還要大。但是我們怎樣來排除這一切反對和障害呢？用教育去開化嗎？這固然是好的，然而他們不來受教育你便怎樣？去演講勸導他們嗎？這也是好的，但是他們不來聽，或聽而不行，你便怎樣？所以于教育以外，還要講個積極地強迫手段來行，這個手段就是用政治上的勢力來壓制，要做一種革新事業，若要等到全社會都覺悟了，樂于從事，而沒有一個人反對的時候才敢着手行，恐怕人類底歷史，早在幾千年以前就停滯了。一般社會上的人，差不多都是偷安因襲的，沒有

一種勢力在後面逼迫，他們決不肯動的，豈也不動，還要來積極地反對。我聽說南通教育，實業，被張謇很辦得有個樣子了，我心中不佩服張謇，而佩服南通的人民，因為他們不起來反對。後來一個南通的朋友反對我說，何嘗沒有人反對，就是現在還有人恨張謇，不過他拿着清朝狀元，民國總長的招牌來強迫，所以拆房屋修馬路，毀廟宇辦學堂，破風水開礦業，沒有人能夠阻止。我于此越信要排除社會底惡劣習俗，內含「改造」這位先生清道，非用政治的力量強迫，是不成功的。

其一

產

上面是從政治社會兩方面，証明若非先奪取政權，決不能達到改造的目的；換句話說。就是改造的大事業，決不是從下面改造起或部分改造所能成功的。一般有感悟的青年，你們切不可忽視政治呀！

一黨

然而一定有人問我道：「據你上述的妨礙，只要政治一清明，就是有產階級執政，也可除去的，爲甚麼要無產階級專政呢？」這個問題也很有理。不過我上面雖只舉出教育實業兩問題，然而不是說社會改造，只有振興教育，開發實業這兩件事，其餘都可以不做的；我是說就是極平常，極和平像興教育，辦實業這兩件事，都這樣受政治

(7)

上社會上的反對，還說其餘的根本改造？這種根本改造，就是要有產階級他自己底命，即使他底政治清明，他能辦到這一點嗎？所以我說奪取政權，要奪取到無產階級底手上来。反對政治的另一派，就是無政府黨人，現在應說到他們底錯誤了。

無政府黨的人，不獨反對有產階級底政治，并且反對無產階級底政治；不獨反對過去，現在的一切政治，并且反對將來的一切政治；總而言之：他們根本地反對政治。他們底根本原由對內不對，我暫且不來批評，但是他們要以社會革命而推倒有產階級，這確是和我們一樣的。

我現在只問他們不要政治能否推得倒有產階級？有產階級推不倒，他們一切的理想是不是夢想？根深蒂固的有產階級，并不是兩三次暴動，就可以推翻的；他們底勢力，不單是表現在政治上的。即使以幾次暴動，成功把他們在政治上的勢力推翻，然而他們爲政治勢力底後盾，爲政治勢力的源泉的其餘一切政治背後的勢力，就非民衆暴動所能推得翻了。政治背後的勢力還存在，他們是不是有恢復的可能性，我們推翻有產階級這種大事業，是否可以說是完全成功了功？若是照無政府黨底理想，在幾次暴動，有

(8)

奪一

取

政

一權

產階級在政治上失了腳之後，即刻把政治廢了，設若他們來運動復活你便怎樣？你拿着「無強權」這個好招牌來號召，他們要以「強權」來破壞無政府黨底理想社會，而謀復閣你又便怎樣？讓他們去運動嗎？那他們就老實不客氣地要請你們滾開。不許他們去運動嗎？那麼，沒有政治上的權力來壓制他們，就絕對做不到。總而言之：要把有產階級勢力連根剷盡，非一時的暴動所能成功的，至少非有比較長期的壓制不可，而要行比較長期的壓制，非把政權奪到無產階級底手上來不可。不信試看俄國。無政府黨對於俄國現在的建設，當然是不滿意的，我也就讓一步，不說他底建設怎樣好，然而俄國底有產階級，帝制餘孽，已不能死灰復燃，是不是事實？即使共產黨失敗，我敢斷言俄國決不再返于資本主義的制度，（帝制是不說的）至多也不過是社會革命黨或少數派代他內興罷了，然而社會主義的俄國，還是自若。但是能够使俄國得到這個狀態的，究竟是誰底功呢？只要不瞞着良心說話，沒有不歸功于共產黨底勞農專政制的。設若請無政黨來辦，我恐怕現在俄國還是羅曼諾夫王朝，充其量而言，也不過是有產階級底共和國。這并不是控告無政府黨，其實一

定要是這樣。設使一九一七年三月革命後，或同年十一

月革命後，就照着無政府黨底理想把政治都廢止了，強權也不要了，試閉目一想將成甚麼狀態？哥爾加克從東方打起來，台尼金來南方打起來，鏡台里希從西方打起來，無政府黨除掉扯起兩根飛毛腿跑，還有甚麼方法？再從內面看，有產階級底支持者技師，工匠，教員，醫生，看護婦都能棄或息業的時候，無政府黨能使人民可以不穿衣，不吃飯，不能？無政府黨總是開口不要強權，閉口不要強權，設若不要強權，究竟俄國要變成甚麼樣子？在過去的俄國這樣，在將來的中國亦然。無政府黨諸君！你們不要在那裏亂叫『廢棄一切強權，廢棄一切政治，自鳴得意自誇理想高尚；你們要知道有產階級在那裏暗笑你們，暗罵你們是蠢子呢！然而表面上是很歡迎你們的，他們不獨不怕你們鼓吹『廢棄一切強權』并且惟恐你們不這樣鼓吹呢！你們不要強權，他們好安安然然地來要；你們不要政治，他們得來收起，向你們說一聲謝。無政府黨真是有產階級好朋友，佩服佩服！無政府黨諸君呀！共產黨主張宜民專政，是實實在在從實際方面想出來的，并不是空想，也不是想滿足少數人底政治欲，不如此，有產階級

且不能根本推翻，還說甚麼建設理想的社會！你們要自覺，切不要爲有產階級底惡人，無產階級底敵人！

諱言政治的兩派人底錯處，上面已經說過了，現在再總起來說幾句。

共一

無論甚麼東西，總不能說他有百利而無一弊的，即使有些東西的本身，都是有利的，然而因爲用他的法子有差異，所以也不免生出弊病來。然而我們評論甚麼事，切不能因爲他有一點弊病，就沒却他許多底利益，尤不能把用他的方法所生出的弊病，當做他本身底弊病，俗語說：

產

「吃五谷生百病。」我們是不是因爲五谷能生百病，就不吃了，設若不吃，恐怕還要死得早點。再舉個例說，我

們日常生活，一天都缺不得的水火，是不是一點害處都沒有？火能燒死人，水能溺死人。然而我們是不是因爲火能

黨

燒人，就絕對不用火，水能溺人，就絕對不要用水呢？政治也是這樣。他本身并不是一定有害的，只看你底用法

如何。有產階級拿着政治上的勢力來壓迫無產階級，以

維持他們底特權，固然是政治的壞處；然而無產階級拿政治上的勢力來剷除有產階級，使社會致于無階級的區別，就不能不說是政治的好處了。設若因爲政治有時也生出弊病，就絕對排斥他，又何異于因爲水能溺人，就絕對不

用水，火能燒人，就絕對不要火呢？無產階級諸君呀！你們切不要信不要政治，可以改造社會的。要改造社會，非先奪取政權不可。有產階級拿着政治上的權力，禁止你們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出版自由，把你們捆得死死的一點也不能活動，你們也要努力把政權奪起來，把他們送給你們的贈品，原封送還，也要把他們捆得死死的一點也不許動，然後才能照着我們底理想社會，一步一步地建設起去，奪取政權！奪取政權！「一切政治上的權力，都要歸無產階級！」這就是我們革命底信條，革命底標語。

一九二一、五、十一

(9)

我們要怎樣幹社會革命？

我這篇文章，只是發我個人底意見，並不可當做同志們全體底主張。我本不敢冒昧發表這種研究未熟的東西！只因（一）編輯員催稿太急（二）近來對於我們社會的人頗多：所以才迫而出此。我很希望同志們或非同志們看了我這篇東西之後，能够細心去研究一番，再把研究底結果來糾正我底謬誤。總之，我決不以爲自己底話都對的要；不過沒有知道哪些不對以前，我却要當『不對』也爲『對』怎的。真心改造社會的同志們！我們大家都是爲社會，我們大家都當處以『社會』爲前提呵！

有一個朋友問我：『支那將來怎麼樣？』我說：『我不是活神仙，我不能詳細告訴你這個問題；不過有一點，我確可以確地告訴你，就是『支那人努力到怎麼樣，支那將來才會怎麼樣』。』我覺得除了這個答案之外，再沒有第二個答案了。社會革命，一半是『經濟的必然』，一半還靠『人們底努力』。社會革命，沒有『人們底努力』，是決不會成功的；但是單有『人們底努力』，沒有『經濟的必然』，也決不會成功的。所以馬克斯一面證明社會主義是必然到來的命運，一面却又極力主張革命。那些糊塗的社會主義者，要想專在議會裏等社會主義底實現，不過徒見其

夢想罷了。

我現在有兩種根本信念：（一）無論那一派社會主義，如果要將他實現，一定要擱在『物質的基礎』上面；否則一定立不穩固，要倒下來。（二）無論那一派社會主義，都不過是適用一時的，決不可當作永久絕對的真理。

由第一種信念而說，不管你主張什麼主義，你總要找到一個物質的基礎來。共產主義也好，無政府共產主義也好，你們都應當在一個堅固的物質的基礎上面，才能搖不可動。不在物質的基礎上努力，儘管你天天叫共產主義，天天叫無政府共產主義，也決不會實現。

由第二種信念而說，那麼『自由組織』，『自由聯合』，『各盡所能』，『各取所需』這些原則，就不見得完全不能實現；但也不能一時就實現。據我底意見，無論那種主義，未實現以前與既實現以後，性質上總有多少不同。這是什麼緣故？因爲提倡主義的人所根據的事實與實現那種主義後的事實有差異的緣故。

凡是在那個時代適用的東西，必然發生的東西，我們都不能非難他。階級鬭爭，乃是在階級制度下面必然發生的事情，也是只在階級制度下面才能適用的東西。所

以我們看明了這一層，就不應該說什麼『大家都是人，人與人是應該互助的』那種廢話。無產階級專政，也是在一定社會下面一定發生的事情，而且也在階級對立的社會方能適用的東西。無產階級專政，本是一種革命手段，並不是共產黨底目的；共產黨底目的，乃在於實現共產主義。革命手段，並不是不可變的，我們也不是以無產階級專政為最好的革命手段的；不過沒有發見更好的革命手段以前，我們却無論如何都不能不承認彼是最有效的革命手段的。無論哪個革命主義者，都應該採用最有效的革命手段。凡是在一個時代（或地方）適用的革命手段，我們都不能非難彼——除非有更適用的革命手段。

我雖不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然我對於無政府主義者所主張的幾種根本原理——自由組織，自由聯合，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等——却很相信有實行的可能，而且我們也是向這方面做的。據我所見，共產主義，非但不與這幾種原理衝突，而且只有將這幾種原理完全見諸實行，然後共產主義才算圓滿達到。不過這里要明白一件事：這幾種原理，決不是一時可能達到的，只是漸漸與彼接近的。那些要想從現社會一躍跳到理想社會的人，只是一種妄想

，事實上是斷斷做不到的。事實上做不到的理由：（一）物質的生產力沒有像那麼樣快的；（二）教育不能一時普及的。我們無論實行哪一種主義，都應該有一種過程，不經過那種過程，什麼主義都不能實現的。

現在有許多人以爲我們反對『自由組織』『自由聯合』『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其實是不然的。我們非但不反對這些原則，而且是力求與彼接近的。我們所反對的：乃是不能『自由組織』，而硬要實行『自由組織』；不能『自由聯合』，而硬要實行『自由聯合』等等。人們底組織能力，不是一天養成的，是要在團體中習練成功的。當佢沒有『自由組織』能力的時候，吾人自然只有引導佢加入團體中練習組織能力；等到佢有了自由組織能力的時候，自然不成問題了。

據我所見，我們共產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者現在所爭論的問題，並不是無政府主義者所主張的幾種根本原理——自由組織，自由聯合，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到底能否實現的問題，乃是推翻有產階級的國家之後要否建設無產階級的國家問題。我們共產主義者，主張推翻有產階級的國家之後，一定要建設無產階級的國家；否則，革

命就不能完成，共產主義就不能實現。

據馬克思底意

見，國家原是一級階壓迫一階級的機關，等到階級消滅，國家自然也要消滅的。所以我們底最終目的，也是沒有國家的。不過我們在階級沒有消滅以前，却極力主張要國家，而且是主張要強有力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的。我們階級一天一天趨于消滅，國家也就一天一天失其效用。

要我們底目的，並不是要拿國家建樹無產階級底特權，是要拿國家來撤廢一切階級的。無政府主義者根本不贊成這種辦法（也有例外），所以我們才起爭論的。我現在不是做一般的爭論，只是單從支那來觀察一下，到底適用哪種手段。

二

請到改造支那，真是一件困難又困難的事。我常常

想到改造支那底難處，不覺會失聲。常常與許多朋友談到改造支那底難處，大家都會束手無策。這種苦痛，我

想不但我一個人如此，許多真心改造社會的同志，只要對於事實問題稍加研究，都會與我同感的。我雖是篤信共產主義，但也很知道中國實行共產主義是很困難的。豈

但共產主義，就是要使資本主義發達都是非常困難的。

雖然如此，但我總不信支那是永遠沒有希望的，支那底無產階級和青年是永遠死的。有這一線希望。所以總想盡我底最善努力對於支那有所貢獻。再三研究，只有共產主義才能挽救支那，只有這個主義比較地能在支那實行，所以才決定終身為共產主義努力，終身為共產主義犧牲。

實行共產主義，第一個條件，就是「一切產業底社會化」。換句話說：一切產業，都由社會來經營，絕對不許個人來經營。產業一天沒有完全社會化，共產主義也使一天不能完全實現，私有財產也使一天不能完全廢止。

資本主義底根本謬誤，在於「社會的生產，私人底占有」這一點。共產主義，就是要免除這個不合理的矛盾的。

馬克斯看明了這個矛盾，知道資本家已經沒有能力管理生產事業，非由社會直接來管理不可了，所以才來主張共產主義。他底共產主義，並不是他特別聰明發明出來的，乃是從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中發見出來的。他看見物質的生產力，已經一天一天地向著共產主義的經濟組織那

我敢大聲說道：要想支那有希望，就非實行共產主義

里進步了，所以才敢斷定共產主義是必然到來的運命。

共產主義，如果沒有這個經濟的基礎，那是一定不能實現的。因此，我們可以說：共產主義，是生產力進步底結果——就是「經濟的必然」。

共一

但是拿這個話到中國來說，就有些困難了。有什麼

困難呢，就是中國資本主義還沒有發達，中國還沒有實行共產主義底經濟的基礎。不錯，不錯，這是很實在的，

我是十二分承認的；沒有經濟的基礎，共產主義是空想的。不過這里有一個問題，是非先解決不可的，就是：

產

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和共產主義的生產方法有什麼不同，哪一個方法能使生產品急速地增加。據我所知，凡是

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底好處，共產主義的生產方法中卻包含着有；所不同的，只是把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中所包含着

黨

的種種矛盾，衝突除去罷了。（關於這個問題，擬另做

一文，所以現在就不說了。）實行共產主義的生產方法，

生產力只會比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增高，決不會比彼減少。這個問題解決了，然後再談中國應否主張共產主

不可；我們在支那提倡共產主義，決沒有與馬克思底主張衝突；就是馬克思生在支那，恐怕也一定要提倡共產主義。

。我底在支那主張共產主義，有兩種根本理由：第一，資本主義，是帶國際性質的，彼是要征服全世界的；共產主義也同彼一樣，也是帶國際性質的，也是征服全世界的。這兩種主義，是根本不相容的，決不能並存于世界。

俄羅斯共產主義國家，已經替全世界無產階級開一個新紀元了；從此各國無產階級，必然奮起猛進，推倒有產階級，與俄羅斯同志們攜手協力建設共產主義的世界。支

那是世界底一塊地方，住在這塊地方的無產階級，也當然要起來與全世界無產階級同心協力幹這個全世界的社會革命，共同創造「人底世界」。我們自己如不起來這麼樣幹

，恐怕「人底世界」是不許這種賤骨頭進的呵！總之，中國

底資本主義雖不發達，世界底資本主義却已由發達而崩壞了，決沒有世界底資本主義滅亡而中國底資本主義能獨存

之理。這是從世界底大勢看起來，支那也非實行共產主義不可的。第二，支那無產階級過的「非人生活」，連張

東蓀先生那知道了，可見其「非人生活」底程度了。要想

使無產階級脫離「非人生活」過「人的生活」，就非發展產

(14)

業，增進物質的生產品不可。用資本主義來發展產業，

非但不能給與無產階級以『人的生活』，而且還給與許多非常可怕悲慘于無產階級；這是歐美產業先進國已經教訓我們了的——就是上海等都會地方也已教訓我們了。所以我們不敢用資本主義來生產，主張用共產主義來生產。

我們而且用共產主義來生產，比用資本主義來生產，生產力要大得多；再加以公平地分配；那麼使無產階級個個都得到『人的生活』，便不很難了。總之，支那非趕快發展產業

不可；要發展產業，只有用共產主義才能以很大的速度增加生產品，也只有用共產主義才能使無產階級得着『人的生活』。這是從發展產業底見地看來，支那也非趕快實行共產主義不可的。以上兩種理由，是我根本贊成共產主義底理由。

革命 『經濟的必然』，乃是指一切社會底經濟組織而說的，

『人們底努力』，却要看各地底情形而定了。有一定的生產力，就有一定的經濟組織；有一定用經濟組織，就有一定的社會組織。反轉來說，要造成一定的社會組織，必須先造成一定的經濟組織；要造成一定的經濟組織，必須先發展一定的生產力。總之，經濟組織，是社會組織底基

礎，基礎不穩固，上層構造一定要倒下來了的。所以我們要想造成共產的社會，第一就要把共產社會底基礎築得穩固才行。

換句話說：要使共產主義完全實現，必須將彼擺在一個強固的經濟組織上面。這是馬克斯主義底根本原理，我們決不敢違背這個根本原理。我們相信：違背這個原理，共產主義決不能實現。我們遵從了這條原理，斷沒有與馬克斯底主張衝突。有些書獃子，讀了幾句死書，以為馬克斯主義只有在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才配提倡才能實行，這實在是大錯特錯，被死書蒙蔽住了。還有些糊塗的朋友，以為馬克斯主義是機械論，宿命論，這尤其是妄不可言了。你們拿這種話來反對，我們只有請你們再去研究，沒有別的話好說。

無論什麼人，總要知道自己底短處，才有進步可言。

對於社會的事也然，知道那個社會底缺點，才有改造可言。有些朋友，以為支那資本主義不發達，是支那底不幸；我却以為不然，反以為支那底不幸。這不是我不近人情，實在是很有原因。我不是根本罵資本主義的人；我以為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至少有兩種好處：一種是替社會主義築了一個經濟基礎，一種是使勞動者團結起來。

凡是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多數產業，都是實行「社會的生產」，可說已有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了，所以他們實行社會主義，並不很難，只要把資本家推倒就行了。中國却不然，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可說是正待建造的。實行社會主義的第一個條件，就是「產業社會化」，不管工業農業都要社會化。實行社會化的必要條件，就是用機器生產。工業固要用機器來生產，農業上可以用機器的也都要用機器來生產。我們支那是一個農業國，工業很不發達，實行共產主義，比別國要加倍困難。拿現在底經濟基礎來行共產主義，當然是做不到的。所以我們知道自己底缺點，自己既比別人加倍困難，就不能不比別人加倍努力，好好兒建造一個共產主義的經濟基礎了。要建設這個共產主義的經濟基礎，在這種產業不發達。人民無教育的國家，除了用政治的權力以外，我實在想不出有第二種方法——也沒有聽見人家說有第二種方法。大家

產

黨

(15)
想：手工業勞動者和自作農如是其多（大約占全勞動者三分之二），除了借助政權之外，有什麼法子能够實行共產主義？我們總要從事實上面去想，不要空抱着一個激進的理想呵！

勞動者底團結，可說與資本主義底發達成正比例；資本主義發達一分，勞動者團結力也發達一分。英吉利是近代資本主義國家底標本，關於這個傾向，表示得非常明顯。資本主義發生最早的是英國，所以勞動運動發生最早的也是英國。資本主義最發達的是英國，所以勞動組合最發達的也是英國。（英美兩國，貴族勞動者底發達，那是另一問題）其餘各國，也莫不表示這種傾向。支那資本主義最不發達，所以勞動者也最沒有團結。從此

看來，支那資本主義不發達，就不一定是支那底幸了。要使勞動者有強固的團結，只有兩條路：一條是使資本主義發達；一條是用革命的手段，推翻現政府，得着政治的自由。前一條路是緩進的路，就是英國勞動者所走的路；後一條路是急進的路，就是俄國勞動者所走的路。俄國勞動者，在三月革命時，加入勞動組合的，還不到四十萬人；現在還不到四年，加入勞動組合的勞動者，已經快到四百萬了。這種可驚的進步，就是勞工專政底成績。他們在這四年當中，竟做到英國勞動者需要四五十年才能做到的團結了。支那資本主義底不發達，勞動者底無團結，遠遠過俄國，如果不取俄國式手段，我真不知道支那

結，遠遠過俄國，如果不取俄國式手段，我真不知道支那

(16) 勞動者幾時才能做到英國俄國勞動者那樣團結，幾時才能起革命呵！

總而言之，統而言之，要想在支那實行共產主義，是一件很困難的事，也是一件特別該努力的事。共產主義的經濟基礎，現在支那還非常薄弱；我們要使共產主義完全實現，就非努力造成一個共產主義的經濟基礎不可。

現在的支那，實行共產主義，已成的『經濟的必然』很少，怎未來的『人們底努力』很多。我們底職務，就是盡這個『人們底努力』，去完成那個『經濟的必然』。

〔註〕關於這一章，本來想列舉實行社會主義種種困難而想方法解決之，那知單單關於經濟問題，已經寫了這麼許多，如果再寫下去，雖極盡速，篇幅也太長了；所以不得已只得寫到此地為止，以後再論別的事情了。

三

在支那幹社會革命，據我所知，只有兩種方法：一種是緩進的方法，一種是急進的方法。前一種方法，就是公開政治，專門向社會上去活動，等到社會上多數人信從

了那種主義，然後才起來幹革命，從此把政府永遠廢除。後一種方法，乃是一面向社會上去活動，一面向政治上活動，有了少數人信從了那種主義，即乘機而起，將政權奪到手中，借政治的優越權來完成革命。我現在不是討論這兩種方法底優劣，只是研究這兩種方法底效力。

據我所見，一切革命手段，都無優劣可說；只要有效力的，都可說是優的。所以我們只要認哪種為最有效的，就採用哪種好了。

我現在假定前一種手段，是無政府主義所採用的手段；後一種手段，是我們共產主義者所採用的手段。無政府主義者，是不是都主張採用那種手段，我並沒有一個一個都問過；不過無政府主義者如果堅守絕對排斥政治活動那個信條，就勢非採用那種手段不可。

炸彈，手槍，大家都知道是無政府主義者慣用的武器；少數人暴動，也為無政府主義者所極端贊成；但這都不過是一種革命行動，要想由此得到革命成功，那便是夢想了。據我所見，如果真要使無政府革命成功，在未推翻政府以前，至少要做到下列兩個條件：（一）已得全社會多數人信從；（二）已有多數穩固的自由組織的生產者團體存

在。沒有做到這兩個條件以前，無政府革命斷不會成功。

(其實做到這兩個條件以後，無政府革命能否成功，在我還是一個疑問)沒有得到全社會多數人信從，不組織政治強制機關，要反對黨推翻，這是顯而易見的事。沒有多數強固的自由組織的生產者團體，就是沒有經濟的基礎，就是無政府主義沒有建築的地方，所以無政府主義者，

都很熱心地幫助工團主義運動。有一個朋友說：無政府

主義如不與工團主義聯合起來，是不能實現的。這話實

在不錯。可笑自號無政府主義者的費哲民先生，在答存

統底信中，舉了一些什麼商會呀，教育會呀，學生聯合會

呀等等不相干的團體，當做支那可以實行無政府主義底證

據，真要令人把肚腸都笑痛了。我真不敢知：在無政

府主義的社會，還有這種莫名其妙的官僚式的團體存在。

我尤其不敢知：這些官僚式的團體，於建設無政府主義的社會有什麼用處。(我不是說無政府主義社會不要教育會

，學生聯合會等團體；我只是說現在這種教育會，學生聯

合會，於建設無政府主義社會斷斷無用。我對於學生聯

合會不滿，是時于團體組織不滿，並不是對於學生個人不滿。)

我很遺憾：我只聽見支那無政府主義者說支那人怎麼

麼樣與政府沒有關係；我沒有聽見支那無政府主義者說支那底經濟狀況怎麼樣可以實行共產。我起初以為他們是個人的無政府主義者，然又聽說是共產的無政府主義者，所以真令人莫名其妙。我真不知道：共產的無政府主義是建築在哪一種經濟基礎上面的？現在支那有沒有那種經濟基礎？如果沒有那種經濟基礎，又怎麼樣可以實行共產的無政府主義？這些疑問，我很希望支那無政府主義者給我一個詳細解答！支那無政府主義者，關於別的問題，實在說得不少了，獨獨關於這個根本問題，却還沒有人說過(也許我沒有看見)，真令我百思而不得其解！

總而言之，統而言之，目下支那，共產主義的經濟基礎還沒有，(只有一點)無政府共產主義的經濟基礎也沒有。這兩種主義底經濟基礎，都是正待建造的。但是這里有一個問題：雖然兩者都沒有經濟基礎，然有一個先後難易底不同。據我所見，即使要實行無政府共產主義，也必須先要實行共產主義；共產主義底圓滿達到，或許就是無政府共產主義。在現在底支那，我敢大膽說一句：要無政府不能要共產，要共產不能要無政府，二者不